

赵二虎大战荒庄



革命故事丛书

目 录

赵二虎大战荒庄·····	虞城县文化馆创作组 (1)
激流银帆·····	张 同 喜 (40)

赵二虎大战荒庄

虞城县文化馆创作组

上

豫东有个庄子名叫金銀閣。金銀閣头枕虬龙河，背靠黑虎潭，是凤凰公社有名的紅旗队哩。庄上有个年輕的姑娘，名叫王春霞，是个高中毕业生；生得欢眉大眼，聪明俊秀，拿起笔来能写会算，下到田里能鋤会种，又在队里担任妇女队长，是个人人称贊的好姑娘。她家中就母女二人，母亲象一棵苦藤上結的苦瓜儿，二十八岁就死了丈夫，寡妇熬閨女，好容易盼得解放，日子才一天天宣騰起来。

近年来，春霞漸漸年岁儿大了，說媒的人踏破了門檻挤破了門，做娘的心里可乐啦。一个女婿半拉儿，她一心要給閨女挑个好女婿。可是一連說了十多个，春霞都摇摇头儿不出口。娘急啦：“說张家你摇头，說李家你摆手，你端底想咋着呀？”春霞說：“娘，你不用为我操这份閑心，女儿我自有主意。”“哎哟，我的傻閨女呀，我就你这么个独生女儿，疼的也是你，爱的也是你，天天巴望着給你挑个好女婿，給我养老送終哩，我不操这份心誰操这份心呀？”閨女气了：“娘，我还小着哩，慌啥呀？”“还說小着哩，你不算算多大了？”“多大啦？”“打罢新春都二十二啦！”

“二十二还算大？还不到結婚年齡哩！”“哎哟，啥时候到結婚年齡？我象你这么大，早当了五六年的媳妇啦。”春霞說：“娘，你尽管放心，今后保管有你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婿就是。”

春霞娘聞說，心中暗喜。后来一打听，原来闺女已找好了对象，是荒庄的生产队长赵二虎，不由得心里咯登一跳，忙拉着女儿的手問：“妮，听说你在荒庄找了个对象，可是真的？”春霞見娘已知道，便点点头說：“真的。”春霞娘一听說是真的，可气坏了，手指女儿說：“人人都夸你聪明伶俐，有眼光，有心計，誰知你一办起自己的事来，拿个擗面杖当笛吹，沒一点心眼儿啦。誰不知道荒庄是个光腚庄、老碱窝，你閉着眼摸个庄子，也比那个庄子强。”春霞說：

“娘，你可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家，人家正在学大寨、赶大寨，改良盐碱地，改变庄子面貌哩。”“我就不信，象那样的老碱窝还能改变面貌！”“誰說不能呀？前天我打那儿过，人家盐碱地里已經长出麦子来啦。”

春霞娘知道闺女有个犟脾气儿，只要她认定的道儿，你用八个老犍也拉不回来。但这么大的事儿，无论如何，总不能由她一人做主。虽说荒庄离金銀閣只四五里路，但因靠近黄河故道大堤，地方偏僻，春霞娘很少去过。心想：“都说这几年荒庄在变，我去看看，到底是怎么个变法儿。”再說，还不知道女婿是个啥样的人儿，她打算到那里看一趟再說，但又怕女儿知道阻拦她。这日早飯后，她趁女儿去开会，连忙梳洗打扮了一番，上穿新做的毛蓝布衫，下穿黑嗶嘰呢散腿褲，足蹬銀灰袜子条絨鞋，头上顶个新羊肚手巾，拾掇得整整齐齐，利利亮亮，一溜风儿出了村。

真是无巧不成书，春霞娘刚走到村口，正碰上副队长宋满喜赶着马车出差。满喜手里拿着红鞭子，望着春霞娘作了个鬼脸，吸溜着嘴说：“哟，我以为这是那里的新媳妇哩，原来是大嫂子呀。人家说老来俏，老来俏，老来不俏没人要。我看大嫂子打扮这么俏，八成是去找对象吧？”春霞娘一听，笑着骂道：“看你再胡噉，我不撕烂你的嘴！你嫂子就是真去找对象，你还管得着？”满喜说：“那里呀，要是真找对象，说不定我还能帮点忙哩。说实话，你今天干啥去？”“干啥去？”春霞娘要说上荒庄相亲，实在觉得有点护嘴；不说吧，又瞒不过，便小声说：“上荒庄相亲。”

“啊，上荒庄相亲？”满喜一听，手摆得象鼓条子似的：“你不用去了，我姐就在那个庄上，啥事情我还能不知道。除了白花花的老碱地，就是大堆小堆的盐土圪塔，只有几十亩好地，年年吃粮靠供给，穿衣靠救济。我姐就常埋怨爹娘瞎了眼，千不该万不该把她嫁到老碱窝，三天两头来住亲戚，要东西。你又把闺女朝那儿送！”春霞娘两手一拍身子说：“别提了，我咋肯把她朝那儿送呢，不知这小妮子是咋迷的，一心二心爱上了荒庄。听说是荒庄的队长赵二虎，你可知道是啥样个人儿？”满喜说：“赵二虎，我知道。外号金钢钻子，有骨气，有胆识，是个好小伙子，可惜荒庄太穷了。”春霞娘说：“我到那儿看看再说。”满喜说：“那好，我去凤凰集拉化肥，朝荒庄拐拐弯，你就坐马车去吧，一来显显咱红旗队的威风，二来我帮你使点眼色。”春霞娘满心欢喜，随即跳上马车，满喜嗵嗵打了两个响鞭，马车直奔荒庄而去。

行至半路，迎面来了个大个子，四十来岁年纪，长得五

大三粗；黑臉膛，厚嘴唇，走起路來，腳板子摔得撲通撲通响，活象個水牛兒；只見他頭上戴頂干部帽，腰間系條口袋。滿喜認得，這本是荒莊的光棍漢劉二，忙在車上招呼道：“劉二哥，干啥去呀？”劉二說：“上金銀閣拿棉花種去。”滿喜忙停住車說：“慢走，我給你說的那個對象有門兒了。”劉二聽說，忙站住了。

原來滿喜知道劉二很熱媳婦，見面總愛跟他開玩笑，說要給他介紹個對象，劉二听了很熱火。有一次滿喜對劉二說：“成不成，酒兩瓶，你得先給弄四兩酒喝。”劉二嘗到了光棍漢的難處，只要能娶上媳婦，說啥都行。滿喜本是說的玩笑話，不想劉二却信以為真了。那天，他到集上賣了一包小鹽，真的打了一瓶酒給滿喜送去了。你想，這會兒滿喜說有門了，他巴不得這句話哩，那里知道，原來是滿喜又生個点子逗他哩。

劉二迫不及待地說：“那莊上的？”滿喜擠了擠眼，偷偷用下巴指了指春霞娘。劉二見春霞娘打扮得整整齐齐，以為真是和他來對象哩，頓時覺得臉上熱辣辣的，忍不住拿眼直往車上瞄，嘴里還假装不在乎地說：“人家有意見嗎？”春霞娘不知滿喜做的啥醋，只見劉二兩眼直勾勾地望着自己，覺得有點不對勁兒，臉紅了一下，用眼角掃了劉二一下，不滿地說：“噢，你往車上看啥，車上又沒有你媳婦。”劉二知道受了騙，臉紅得象盞燈籠。滿喜忍不住哈哈笑着說：“劉二哥，別迷了，你媳婦還在丈母娘腿肚子里頭哩。快回家去吧，叫你的隊長作好準備，就說金銀閣春霞娘要來相親。”劉二聞說，大吃一驚，他早就聽說他們生產隊長趙二虎有個對象在金銀閣，名叫王春霞，想不到車上這位就是

队长家老丈母娘。也不顾拿棉花种了，趑回头就向荒庄跑去。

刘二为何一听说春霞娘要去相亲，就慌忙往回跑哩？原来荒庄是个老碱窝，解放后虽然有很大变化，但因“穷”出了名，外村的闺女都不愿往这儿嫁，村里的小伙子大都没说上媳妇。如今有个姑娘自愿往这儿嫁，并且是金银阁有名的闺女将春霞，此事非同小可。假如这个亲事成了，影响一定不小。以后他们再碰见有的姑娘瞧不起荒庄，他们准会说：

“人家金银阁的妇女队长王春霞还自愿往俺村嫁哩，你们有啥了不起呀！真是眼高鼻子凹，满脑子旧思想，没一点儿共产主义风格！”

且说刘二一口气跑到家里，顶头碰见副队长赵老顺。赵老顺五十多岁，身材瘦小，满脸络腮胡子，显得有点未老先衰。他见刘二跑得这么慌张，笑着说：“看你慌得象大车翻到沟里似的，啥急事儿？”刘二喘着粗气说：“快点准备吧，人家金银阁春霞娘相亲来了。”“来了几个人？”“两个，副队长亲自赶着马车。”

在一旁干活的社员们都议论开啦。这个说：“哼，赶着马车相亲，还怪大的派头哩！”那个讲：“听说春霞娘好挑毛病，道道子很多，她这一来可就有点不妙啊。”

赵老顺手一摆：“没关系，咱们分头准备，热情招待。刘二！”“有！”“你快去找着二虎，叫他换身衣裳，在家中等候。”“是。”“迎春！”这时，一个身材健秀的姑娘上前答道：“有。”“你快去把二虎娘叫来，咱们去村头迎接。”“好。”二人分头去了。赵老顺又说：“其余的把牲口牵到槽上，把饲养室关好，去一个人把保管室仓库也给锁

上……”

“慢着！”这时，来了一个老汉，上前拦住大家，气昂昂地喊道：“牲口能藏起来，保管室能关起来，咱的老碱窝可是藏不起来呀！”大家扭头一看，原来是贫农代表硬骨头梁老泉。老泉五十开外年纪，紫脸膛，粗眉毛，目光炯炯，精神抖擞。他响当地说道：“是丑盖不得，是穷瞞不得，咱们不遮不拦，不掩不盖，明打亮敞，扬手高摆，任人家看，任人家相。穷，还能怕人家笑话？咱荒庄可是人穷志不短，地碱人不碱呀！”

“对，他们要是嫌贫爱富的鸽子眼，咱们还有二分钱的意见哩！”“强扭的瓜不甜，人家硬是不愿意，咱也不能勉强。”大家議論紛紛，这且不提。

再说二虎娘，想儿媳都快要想迷了，一听说金银阁春霞娘相亲来了，可是慌得了不得，忙将屋里屋外打扫一番，一会儿到門外站站望望，一会儿回到屋里拾掇拾掇。又忽然想起二虎身上的衣裳该换了，忙给他找了一身才浆洗的衣裳。可是绕庄子转了两三圈儿，就是不见二虎的影儿。你道二虎干啥去了？原来他和技术員正在黄河故道大堤跟前的老碱洼中，測量含盐量哩。

二虎卷着袖子捋着裤腿，正在老碱洼里掘坑，娘跑来了：“二虎，快出来洗洗脚，换上这身衣裳。”二虎象没听见似的，手指着老碱洼对娘说：“娘，往后这一片大碱荒要是改良好了，都种上庄稼，咱荒庄就不愁给国家卖余粮了。”娘一听，可有点火啦：“哎呀，人家都叫你个碱地迷，可真没叫亏你，张口碱地长，合口碱地短。人家金银阁的相亲来了，还不出来换衣裳！”二虎说：“来了就叫他们看呗，换

衣裳干啥？他們又不是來相衣裳的。”二虎娘說：“還上別勁哩，你娘都快為你操心操碎了，你還象沒事人兒似的。你不想想，自家都是二十五歲的人啦，還是個小孩子嗎？”二虎說：“眼下改良鹽鹼地當緊，婚事再停兩年也不晚。”“還說不晚哩，這一回我可不依你，衣裳先放這裡，我還得回家燒茶去哩，過一会儿你可得一定去呀！”二虎娘說着，把衣裳放在地上，回去了。

這時，劉二提着一雙新球鞋，滿頭大汗地跑來了，嘴里喊道：“二虎，我給你借了雙新球鞋，快來換上吧。人家都來到村頭了。”二虎說：“新球鞋我才不穿哩，臉不白別借人家的粉搽。”劉二說：“這可是一輩子的大事兒，百年難遇的好機會，你拿勁也得拿這一回。給你說吧，春霞娘可是有點拐孤，回頭你見了她可得眼色活點。”劉二見二虎慌忙掏出本子記，以為是記他說的話哩，忙又安排說：“你給春霞娘說話時，可要親熱點，多喊幾個孺子，太拘束了反叫人家笑話。”只听二虎說：“技術員，我總不相信這老鹼洼里長不出庄稼來，咱們非在上面干出名堂不可。”技術員點頭說：“對，雖然这里面含鹽量較高，但咱只要依靠黨和群眾，進行科學試驗，刻苦鑽研，種出庄稼是完全有可能的。”劉二見自己說的，二虎一句也沒听進去，不由得對二虎說：

“我看你呀，真是叫鹼地迷住了心竅啦。”

有人問啦，劉二回到村里這麼大會子啦，相親的馬車咋還沒來到哩？原來馬車來到村頭，宋滿喜故意把手中的鞭子打得山响，“叭叭”正要進村，春霞娘說：“別慌，先看看他們的庄稼。”滿喜說：“有啥看頭，我們的孬麥也比他們的好麥強。”春霞娘說：“哎喲，我的娘呀，這儿可真是老

碱窝，地上象下霜雪似的。”满喜拉了拉她的衣襟，用鞭子指了指村北说：“这儿还算轻的哩，你看堤根前那一大片，才是正色的老白瓢哩。人称碱死鬼，连棵小草都不长。”

“这是啥池子？”“盐水池子。”“那是啥？”“盐土圪塔。”“哟，粮食收得不多，盐倒够吃的。咱村的麦秸垛象小山似的，他们的麦秸垛咋这么小哩？”“嘿！他们咋能和咱金银阁比，咱伸出的胳膊也比他们的大腿粗。”

两个人正指指点点，观看议论，忽听后边有人说道：

“满喜叔，话可不能这么說呀。”满喜回头一看，只见春霞骑着自行车追来了。原来春霞听说荒庄需要棉花种，便和队委会商议一下，把自己队里试验田的优良品种亲自送来了。想不到娘也来了，便问道：“娘，你是来干啥的？”娘不好意思说来相亲，便撒了个谎说：“我原说上集去哩。你整天忙着队里的事儿，胰子使空了盒儿，牙膏捏偏了皮儿，也顾不得去买。路过这里，顺便看看。”春霞说：“看看也有好处，学学人家的革命精神。你看，人家这碱地上的麦子，长得可不错呀。”娘说：“你说的天好，我总不叫你往这个老碱窝里嫁，来这里喝碱沫子呀。”春霞说：“娘，咱金银阁解放前也是个穷庄子呀；咱解放后苦干了这么多年才变富裕了。”她娘说：“这里的地咋能和咱金银阁比，咱庄是两合土，他们这是老碱板。”春霞说：“地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人家正搞着科学试验，不久这碱地里都会长出庄稼来了。”春霞娘说：“不管咋说，我总依不了你。走，再过会儿也把我腌成咸酱瓜了。”她正说走哩，只听有人喊道：“慢走，到家里说话。”三人回头一看，村中来了一帮人，领头的正是副队长赵老顺。

只見趙老順慌忙從懷中掏出香煙遞給滿喜，又拍着他的肩膀頭子，說：“走，老伙計，把車趕到村里，上家里說話去。”滿喜說：“不去了，我還得去拉化肥，咱兄弟倆有空再拉。”說着，勒轉馬頭，“嘩嘩”兩個响鞭，走了。迎春上前接過春霞的自行車，領她回家去了。

這裡剩下春霞娘，由幾個婦女陪着說話。二虎娘慌忙提來一個暖水瓶，倒了一碗茶，上前遞給春霞娘說：“大遠跑來了，也不上家坐會兒。常言講：‘客人來到用杯盞，大碗茶送給自家人。’大妹子別嫌俺的茶澀，喝碗熱茶吧。”春霞娘見盛情難推，接過茶碗喝了一口，忙“哇”地吐了出來：“哎喲，這地碱水也碱，象撒了鹽似的。”

這時，只听得背後一陣吵嚷說笑，春霞娘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幫年輕人擁着個小伙子走來了。只見那小伙子長得大高個頭，結實身架，赤紅臉，高鼻梁，濃眉大眼，英氣勃勃。又見他穿着一身褪色軍裝，褲腿高卷，帶着兩腳黃泥。春霞娘心中暗想，這個必定是女兒的對象趙二虎了。原來她本想一口拒絕這門親事哩，現在一看到二虎，不禁又有点活動了。她暗暗稱贊女兒眼光不差，小伙子長得實在有發勢頭，心中拿定了主意：既然人好莊子窮我就有辦法了。

二虎娘見二虎沒有換衣裳，心中又氣又急，忙上前拉住二虎數落道：“我看你呀，真是個實心眼子人。你孀子來了，連衣裳都不換換，叫人家看了啥樣子。”劉二在後面挾着衣裳說：“不要緊，人家相的是人不是衣裳，象二虎這樣精明能干的小伙子，上哪兒找去？”

這當兒，一個披着大紅袄的婦女跑來喊春霞娘道：“嫂子，你別急着走，我跟你走親戚去。要早知道這莊子這麼窮，

当初說啥我也不往这里嫁。”来者是誰？她本是宋滿喜的姐姐宋娘娘。为啥叫她宋娘娘哩？原来她十九岁上嫁給了荒庄的富裕中农“鍛磨錘”，鍛磨錘比她大五六岁，加上她舌尖口利，会过日子，鍛磨錘自然要怕她三分，凡事都依着她。加上鍛磨錘不断出去鍛磨跑生意，家里吃不愁，穿不缺，她就很少下地干活。后来，她又生养了几个儿女，自以为功劳不小，就干脆連地边也不下了。解放后，金銀閣的生活比較富裕，她常常去娘家拿东西，鍛磨錘也就更加怯她了。她說一不二，有时，还得鍛磨錘亲自伺候。这样，她就整日坐在家中，情吃坐穿，象娘娘一样自在。因此，大家都喊她“宋娘娘”。

春霞娘見宋娘娘来了，忙說：“孩她姑，我給你商量个事儿。”說着，她把宋娘娘拉到一边，两人蹲在地上，头碰头唧咕了一会儿。宋娘娘站起来，点头說：“好好，我一說他保准滿意。”說着，走了回来。大家都忙佯上去，打听道：“咋样，这亲事有門儿嗎？”宋娘娘笑呵呵地說：“咋沒門儿，人家对二虎可沒一点儿意見。”大家一听都乐了。宋娘娘上前拉住二虎的手說道：“二虎，你孀子說啦，她来时也忘記給你买啥礼物了。她怕你夜晚念书沒灯油，写字沒墨水儿，叫我給你几块钱。”大家一听都拍手叫好：“还是这样的丈母娘，真疼女婿。”看来，这門亲事是有个八九不离十了。其实不然，咋？宋娘娘接着說了：“二虎呀，你孀子家可宣騰哩！三間新瓦房，粉白的墙玻璃窗，屋里头放着八仙桌子太师椅，桌上放着钟表、收音机、暖水瓶，还喂着一头大肥猪一只大綿羊。你孀子說啦，她怕你娘儿俩在这庄上受苦，想叫你倒扎媒儿，你娘儿俩都搬到金銀閣。你和春霞一对小两口，白天一路去干活，晚上一起学文化，两个老人

料理家务，一个等着抱孙子儿，一个等着抱外孙儿。”宋娘娘这么一说不当紧，大伙都笑啦——可不是赞成她的话，而是冷笑，都瞪着眼儿紧紧盯着二虎。刘二说：“我就知道这次相亲来得不妙，这下子非把咱的队长拐走不可。”二虎心中象翻滚的河水一般，心想：“自己生在荒庄，长在荒庄，吃荒庄的碱土长大的，依靠集体的力量上了中学。中学毕业后，有人给我找工作，我没去。后来参了军，服役期满，有人叫我留在工厂，我没去。为的啥哩，还不是为了早日回到家乡，改变家乡的穷困面貌！如今回来刚干了一年，我若害怕艰苦困难，贪图个人的安逸享受，还算什么共产党员？还算什么革命战士呢？”他两条浓眉紧皱，坚定不移地对宋娘娘说：“你把钱还给她吧，谢谢她的好意。你对她说，赵二虎宁肯打一輩子光棍，也决不离开荒庄！”大伙儿一听，都暗暗叫好：“有志气，还是咱的生产队长！”

春霞娘万万没想到二虎会不答应，心里好生不快，故意提高嗓门儿说：“哼，不去也可以，骑着马好找马，你庄要能和俺村卖给国家的余粮一般多，就成了这门亲事。若办不到，俺可是另攀高门了，你做梦也别想和俺结亲。”刘二在一旁伸了一下舌头：“哟，做梦都不行，你的头还怪难剃哩！”春霞娘白了他一眼：“咋？就你们庄子这么穷，我看你这辈子打光棍，下辈子还得打光棍。”刘二一听，恼火了，赌气说：“谁说的？我明天就去登记哩。”“你蹬地，蹬天，蹬被子。”旁边几个青年妇女，见她这样瞧不起人，心中发火，便替刘二顶了上去：“你别隔着门缝看人，等俺改造了老碱窝，荒庄变富了，有些鸽子眼的人想往这儿嫁，还没人要她哩！”

春霞娘一下子被搶白得臉紅脖子粗，喘不過氣來。正在這時，春霞和迎春走來了。春霞娘便轉了話題，指着迎春說：“這是誰家的姑娘，長得這麼水靈？”宋娘娘說：“這是老泉家的閨女，名叫迎春。”春霞娘說：“迎春姑娘，人家都說想吃桃想吃杏，大閨女都朝金銀閣送，我替你在俺庄說個婆家吧？”迎春說：“我不吃你的桃，也不吃你的杏，不改變俺村的面貌……”“咋，不結婚？”“連對象都不找！”“喲，荒庄的閨女還怪有性哩。”迎春說：“你才知道哇！”春霞瞪了她母親一眼，推着車子，對二虎說：“你們碱地里的庄稼我都看了，很不錯哩，今後儘管干吧，有啥困難，我們一定盡力幫助。”說罷，便和母親一路回去了。

劉二說：“二虎，咱可得爭爭這口氣，好好干它一場，非把這個媳婦娶來不可。”二虎說：“二叔，話可不能這樣講，咱們日夜苦干決不是為了娶媳婦，我們是為了叫千年鉄樹開花，萬年碱地獻糧，永遠摘掉咱這頂窮帽子。”劉二說：“荒庄鬼神愁，千年難出頭，解放後人家都變富了，就咱荒庄沒變。”這時，長着一嘴花白胡子的老飼養員說：

“不，咱荒庄也在變。解放前咱都是住的茅草庵子，現在都住上了新房子。頭一成社時，咱全村就四頭小毛驢，這會連大帶小，都有十六頭牲口了。過去咱荒庄是有名的十八畝好地，這會已有六七十畝輕碱地長出了庄稼。這不是在變嗎？”二虎說：“對，咱們還要徹底地變，不僅要摘掉缺糧的帽子，還要年年向國家賣余糧哩。”

這時，忽然有人喊道：“快去看吧，老碱洼試驗的那片麥子都死了。”二虎和眾人聽說，大吃一驚，都慌忙向老碱洼跑去。

中

且說这老碱洼四周高，中間低，象个大碟子。涝天里面存水，旱天起碱。眼下正值春旱，上面白茫茫灰蒙蒙的，象大火燎过一般；踏在上面宣騰騰的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自古以来，鳥儿不朝这儿飞，行人不打这边过。荒庄的祖先曾在这里扫碱淋盐，在东北角靠近大堤的地方，遗留下来一个大盐土圪塔。盐土圪塔上面有一片嫩綠的麦苗，那是硬骨头梁老泉搞的一片試驗田。有人問啦，这千年的盐土圪塔上咋会长出麦子哩？是呀，这实在是个奇迹。說起来，中間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哩。

原来梁老泉老家在山东，一年家乡发大水，老泉的父亲領着全家老少逃荒流浪到这里。他一看这里有这么多的荒地没人要，心里可喜坏了。他想到自己祖孙三代沒有扎針之地时，便領着全家老少用抓鈎鉄鋤翻了半月，开出了一小片荒地，但撒上种子后，只出来几棵苗子，不久，又被虫子咬死了，上面又盖上了一层白蒙蒙的碱。老泉的父亲灰心了，只好搭个小茅草庵，靠着扫硝淋碱过着半饥半飽的苦日子。那时，十来岁的老泉就想：“这地上的碱要是白面該有多好啊！”他爹由于日夜操劳得了重病，临死时曾对他說：“孩子啊，你今后千万要搬出这个老碱窝，这儿可不是咱穷人安家之地。”在那暗无天日、豺狼遍地的旧社会，又往那儿搬好呢？后来老泉改了行，跟着一个老师傅学起打鉄来。解放后，他认定了一条真理，荒庄要想彻底翻身，永远摘掉穷帽子，必須在盐碱地上种出庄稼来。特别是合作化后，他这种

急于改变荒庄面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。可是多数人对改良盐碱地没有信心，他就打算先搞一小片试验田，给大家做出个样子来。在那儿搞呢？他想，那块骨头硬先啃那块，只有从硬骨头里啃出油来，大家才相信。对，他便挑中了这个盐土圪塔，在上边和盐碱地摆起了擂台。每天下工后，他便来到这上面翻起来。有人说他疯了，是鬼迷住了心窍。他老伴也埋怨他不理家务，白搭力气和种子，气得不给他做饭，但他并没有松劲。

一天，梁老泉正在盐土圪塔上忙着，来了富裕中农鍛磨锤，这个人五十上下年纪，身材矮小，粗胳膊短腿，嘴角上长着两撮黄胡子。他故作惊奇地问道：“老泉哥，你翻这盐土圪塔干啥哩，吃饱撑的啦？”老泉说：“我要在上面种出庄稼来。”鍛磨锤说：“蛤蟆打哈欠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常言讲：‘种淤不种碱，种碱必丢脸。’你别做梦了！”老泉很不服气，瞪着两眼说：“我要是真在上边种成庄稼咋办？”鍛磨锤说：“我头朝下绕这个盐土圪塔转三圈子。”头一年，老泉在上边种上大麦没出；第二年又种上棉花，只出几棵就碱死了；第三年种上黑豆，出了半苗，但又被水冲跑了。就这样，种不成再种，失败了再干，慢慢摸索出了蓄水淋盐、起碱压碱的经验，终于在上边种成了麦子。

二虎根据梁老泉的经验，在盐土圪塔下面开了一亩大的荒地，施了几车肥，种上了麦子，准备进一步试验研究，积累经验，以便大面积推广。上级党委十分重视，并派来一名技术员帮助他。麦子种上后，苗子虽说出的不大好，但也捉住了六七成苗。想不到越长越赖，如今竟然全部死啦。

二虎和众人来到盐土圪塔下面的这片试验田里，都楞住

了，只見上面的麥苗子都枯黃了，又宜起了一層灰蒙蒙的碱。二虎心中非常愁悶，为啥鹽土圪塔上能種成，下面就種不成呢？這時候，群眾都議論紛紛，說啥話的都有。有的說：

“算了吧，老碱洼里根本長不成庄稼。”有的說：“咱們別不知足了，能把輕碱地改好種好就不錯了。”這時，梁老泉跨前一步，說道：“咱們可不能松勁啊，失敗了再干嘛，誰都知道，咱荒庄是個窮莊子，自古碱地收，鹽里種，一年打糧不過冬。解放前，咱那家沒逃過荒，沒要過飯；窮，使得外村的姑娘不想往這里嫁，這里的男子漢想搬家。人望幸福樹望春嘛，現在毛主席給咱指出了幸福的路，咱們寧死都得干！”二虎說：“對，咱們要堅決干下去！”

技術員分析失敗的原因說：“我們雖然是採用梁大伯的經驗，但這裡的土質和碱性都和鹽土圪塔上的不一樣。況且我們下種也太晚了，因為碱土性寒，适于早播。”梁老泉說：“根據我以往的經驗，頭一年開出的生碱荒，要經過晒垡淋鹽才容易立苗，咱這片地是隨開隨種，天一早碱都返上來了。”二虎見找到了原因，心里非常高興。他說：“以前都怪我們太主觀了，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。我建議咱們把這個老碱洼開出二十畝，種上一季棉花試試。”技術員說：

“行呀，棉花是耐碱作物，咱們先搞一塊樣板田。”梁老泉對二虎說：“咱們說干就干，今年治了這個老碱洼，富今年也富明年；咱這輩子治好這個老碱洼，富了這輩子，也富下輩子兒孫。這是咱千秋萬代的大事，你領着大伙兒尽管去闖吧，天大的風險有我們貧下中農撐腰。”二虎非常激動，他緊握拳頭，對着千年沉睡的老碱洼狠狠地一掄，宣誓似地說道：“我們要堅決在這個老碱洼上殺出一條出路來，它就是